皇明政要

皇明政要卷之三

畏天戒第五

丙午八月壬子

太祖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因語之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脩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脩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爲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脩人事上合天道豈

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脩省以輔其君上下交脩斯為格天之本

吳元年五月

太祖以久不雨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疾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為之懼其煩擾於民也去疾頓首曰

主上一心愛民如此今雖旱

上天眷愛必有甘澍之應

吳元年六月久旱

太祖日減膳素食宮中皆然既而大雨群臣請復膳曰亢旱為災實自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於脩己誠以愛民庶可答

天之眷乃詔免民今年田租

吳元年十月

太祖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為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修省不敢逸豫侍臣曰

天高在上其監在下故能修省者蒙福不能者受禍

太祖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謹而無失亦有變災而為祥者故宋公一言熒惑移次齊侯暴露甘雨應期災祥之來雖曰在天實由人致也

洪武元年八月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寧慮豈刑罰失中武事不息徭役屢興賦斂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脩省以消天譴參政傅瓛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

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而
能自警慎則天變可弭今
陛下脩德省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顧臣等待
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
聖衷咎在臣等
太祖曰君臣一體苟知謹懼
天心方回卿等其盡心力以匡不逮
洪武三年夏久不雨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今仲夏不雨實為農憂禱祠之事

禮所不廢朕已擇明日詣山川壇爲禱之爾中書
各官其代告諸祠且令
皇后與諸妃執爨爲昔日農家之食令皇太子諸王供饋
于齋所至是日四鼓
太祖素服草屨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于日
頃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榼進蔬食
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洪武四年十月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

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
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
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
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
洪武七年十一月甘露降于南郊群臣咸稱賀獻歌
詩以頌德
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災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
戒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
懼或皆蒙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

心常存善則修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
豈敢以此為已所致哉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

上御奉天門顧謂侍臣曰今北京山西京師屢言地震天
變垂戒朕所惕怵爾等試言其故侍臣對曰地震應
兵戈土木之事

上曰比年兵旅飢饉民困甚矣朕方夙夜圖蘇息之宜肯
適一己之情興土木之工重困民力如樓居可以避
暑則午門端門皆可居也何必復建高臺廣榭今後

宮卑隘不足容尚不敢增修慮勞民力土木之事在
今不爲若云兵戈但當勑邊將嚴守備戒不虞而已
太宗永樂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
太宗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
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
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
太宗顧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黃淮楊榮金幼
孜皆未有對楊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
旦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

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獨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
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
賀誠當
太宗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其免賀
永樂十一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先是禮部以正旦
朝賀宴會上請
太宗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脩政用謹天戒朕既乖於治
理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元旦咎孰甚焉爾
文武群臣尚思勉輔朕躬調燮陰陽消弭災變新正

朝賀宴會之禮悉罷

宣德五年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

等以爲即同不食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不許勑群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

戒之大者惟能脩德行政用賢去邪而後當食不食

朕以菲德嗣承

祖宗大統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祇懼怍甚可比

於是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

於省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尚圖修省以仰答天意尚賴爾群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天順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不行救護

英宗召學士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失於推算如此因言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為觧說甚至書中有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

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
上天垂戒既知修省而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
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
聖意乃如此罪可誅也
上曰今有此失法不可容於是杖下獄降爲太常少卿
悲人窮第六
吳元年正月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觀近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
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羸熱者

思得清涼冐寒者思得溫煖為人上者固當念之且
如太平應天宣城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應先
勞之民其一廿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瓛對
曰恤民于者善政
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如大旱之
得霖雨其喜當何如
太祖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
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
之况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

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處租賦一年

洪武元年春正月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陛辭

太祖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己况人有才敏者或尼於私累素者必昧於欲此皆不廉害之也爾等深戒之

洪武元年七月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

孤貧者多有失所宜遣使賑卹之省臣以國用不足

爲對

太祖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

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爲子弟者悅恤其幼則天下

之爲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其心有不歸者寡

矣苟視其困窮而不之恤民將懟然曰惡在其爲我

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

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爲先宜速行之

洪武八年正月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

者月給以衣食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嘗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掃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世爾等為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

太宗初即位諭戶部兵部臣曰數年用兵軍民皆困今方
與之休息敢有令擅役一軍一民者處重法比聞衛
所府縣都不遵承仍襲故弊私擅差役如驅犬羊無
分毫矜卹之意是上不敬君命下不卹人窮人之蘇
息何時可遂爾等其申明前令自今有犯者誅不宥
太宗初即位命監察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民瘼陛辭
諭之曰父母於赤子先寒而備之衣先饑而備之食
適其溫飽之宜避濕就燥以處之無所不盡心人主
為民父母理亦當然朕居深宮一飲一食未嘗不念

及軍民狀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為朝廷耳目甚用心咨訪但水旱災傷之處有司不言者悉具來奏軍民之間何利當興何弊當革者亦悉以聞

永樂元年五月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郡縣蝗有司不以聞

太宗曰朝廷置守令欲其惠民凡民疾苦皆當卹之今蝗入境不能撲捕又蔽不以聞何望其能惠民也此而不罪何以懲後命遣監察御史按治之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河南南陽縣言本縣民多逃徙

他縣賦役無所出乞下令捕之
太宗顧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人情懷土誰肯樂去其鄉
河南諸郡連歲水旱蝗蝻饑饉相仍守令又鮮能盡
撫綏之道不得已舉家逃徙自圖存活之計耳今歸
其鄉田廬生業必已廢棄歸且何依捕之益困之耳
所言不可聽
仁宗即位之初山東布政司言登萊諸郡今歲雨水傷麥
其累歲所逋稅宜令民以他物代輸命戶部議所以
寬貸之者戶部以國用不足爲言

臣君民一體民貧不可不恤宜從所言自永樂二十年以前所逋税悉蠲之二十一年税令以鈔代輸

永樂七年夏五月睢州儒學教諭白威言安邑民饑流徙吏不知恤旱傷田稼而科徵不已其税糧乞折收鈔帛庶少蘇息之

上曰守令民之父母縣雖困苦而不知恤又重以徵歛豈為民父母之道命户部停徵糧令御史治縣官罪

命吏部以威為安邑知縣

永樂二十二年

仁宗諭禮部臣曰

皇考臨御數詔有司存恤鰥寡都　皆有養濟院比聞率

是文具居室弊壞肉衆布絮不以時給栖栖饑寒而

守令漠不留意爾禮部即戒於　之令謹視遇勿致失

所

宣德元年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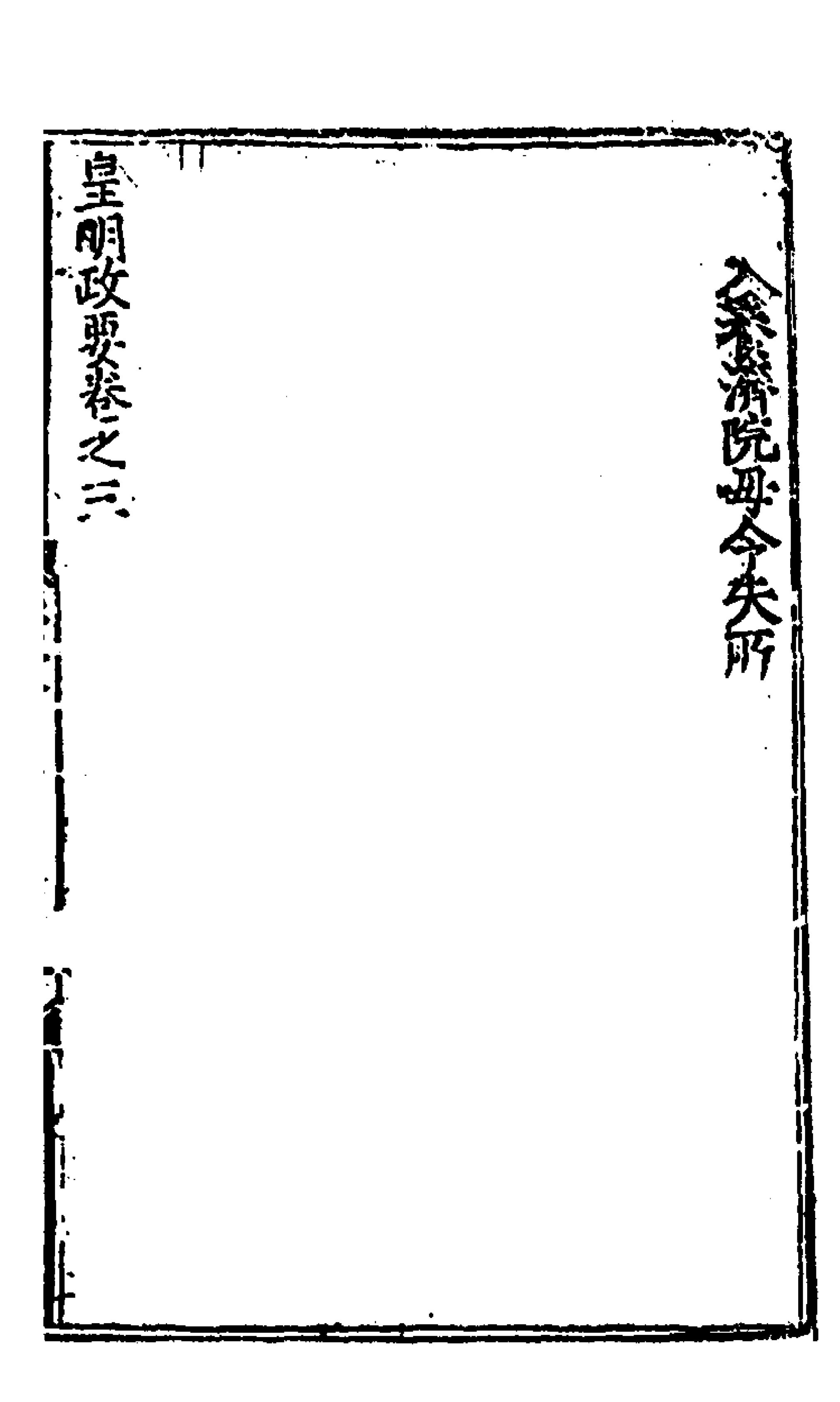
宣宗諭順天府尹王驥等曰古之仁政必先鰥寡孤獨朝

廷設養濟院意正如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饑寒無

依之人行乞爾爲親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取

入養濟院毋令失所

皇明政要卷之二



皇明政要卷之四

崇正道第七

洪武元年二月詔以大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使行

上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

洪武十八年冬十月

上諭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
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
致死亡則賢者之後寖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
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永樂四年三月
太宗皇帝視學先是勅禮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
王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理治
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復

衣冠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御筵
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
至治朕承鴻業惟成憲是遵今當躬詣太學釋奠先
師以稱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聞
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太宗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永樂十二年五月
上諭行在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
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

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
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
之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編
二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仍命
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修開館東華門
外命光祿寺給朝夕饌

永樂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
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仁宗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

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
於學者苦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
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天下學者令盡心講
明無徒視為虛文也
永樂二十二年冬十月賜衍聖公孔彥縉宅於京師
彥縉數來朝皆舘於民
上聞之顧近臣曰四夷朝貢之使至京師皆有公舘先聖
子孫乃寓宿於民家何以稱崇儒之意遂命工部賜
宅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禮部尚書呂震奏有旨賜衍
聖公孔彥縉二品金織衣衍聖公是二品加旨賜之
過矣
上曰朝廷用孔子之道治國家天下今孔子之徒在官有
一品服者孔子之後襲封承先師之祀服之何過且
先帝時五品儒臣有賜二品服者有何過哉其賜之用稱
朕崇儒之意
宣德元年正月孔顏孟三氏子孫十人來朝辭歸
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朝廷待賢當厚彼皆聖賢子孫其

給道里費又謂衆曰孔顔孟三氏舊設教官訓其子
孫必選端重有學行者俾以朕言諭吏部知之

闢異端第八

吴元年春正月有省局吏告省臣云見一老人語之
曰
吴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爲誰曰我太白神也
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也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有道士以道書獻

上卻之左右請留觀之或有可取
上曰彼所獻者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
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人之術將躋天
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
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斥之毋爲所惑
永樂二年正月有道士獻道經者
太宗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既而
諭侍臣曰上好正道則下不爲邪人主好尚稍不謹
憸人懷僥倖之心者恣肆妄誕以投所好苟墮其計

將來流毒無窮矣

永樂五年正月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私披剃

為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部以聞

太宗怒甚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

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戍遼東甘肅又曰

朕欽承舊制一不敢忽下人尚縱恣如此何況後來

此不可宥且此輩皆民煩蠹不可蓄育

永樂五年五月湖廣武昌府僧言欲增修觀音閣以

祝

聖壽

太宗不從曰人脩短有定數禍福由所行所行誠善福不祝當自至不善禍非祝所能去人但務爲善何假求哉

太宗問侍臣曰聞近俗之舜嚴於事佛簡於事其先果有之乎對曰間有之

太宗歎曰此盖教化不明之過朕於奉先殿旦夕祗謁未甞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

人於佛老竭力崇奉而於祖先之禮簡畧者蓋溺於禍福之說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當自朕始耳

永樂十五年七月行在通政司言甌寧縣人進金丹幷方書

太宗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毋令別欺人也

宣德四年五月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昨山西代州圓果寺奏本寺是古蹟道場爲國祝釐之所舊塔損

擾乞役民爲之

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爲福其止之勿勞吾民

宣德六年九月行在户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

崇國寺請蠲其稅

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又求免稅甚無謂令悉以

還民

宣德九年十二月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

聖壽諸

上斥之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

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彼時豈有僧
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佛宋徽
崇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
景泰年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洎
天順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俱來京師聚集數萬
英宗召李賢諭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對曰
陛下明見甚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今後每十年一度
擅自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
度者俱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

皇明政要卷之五

遵成憲第九

洪武六年五月祖訓録成

太祖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録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禄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又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不

可輕改故荒墜厥緒幾於亡夏顛覆典刑幾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永樂元年七月

太宗諭侍臣曰凡開創之君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所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於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于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嗣君改易祖法至於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可不以為戒

永樂元年十二月

上宴閒顧問侍臣曰今一歲又終外間軍民安否如何對曰

陛下臨御以來所施無非仁政今軍民皆安正太平無事之時

上曰太平豈易言朕惟遵

皇考成憲以為治如得雨暘時若年數豐登兵革不興兆民安樂朝無奸邪然後可為太平無事

永樂二年四月文華寶鑑成

上御奉天門召皇太子授之曰脩己治人之要具於此書
昔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便
足爲治爾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
上顧翰林學士蔣纓等曰朕
皇考訓戒太子嘗采經傳格言爲書名曰儲君昭鑑録今
朕此書稍充廣之然以
皇考聖諭大訓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誠能守此足爲
賢君昔秦始皇教皇太子以法律晋元帝授太子以
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此所以亂亡朕此書皆

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開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

永樂三年十月

太宗賜諸王

皇明祖訓具諭之曰

皇考所以垂訓子孫至要之道具在此書朝廷常守之可以永安

宗社藩王常守之可以長保富貴朝廷與藩王本同

祖宗所出但朕皆以

祖宗之心爲心則自然各盡其道前代有帝王不能保全宗室者如宋太宗亦有宗室不能自保全者如周三監漢七國此皆是不能以祖宗之心爲心朕與諸弟各勉之

永樂十二年正月百官奏事畢

上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弊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

聖德者

上歎曰朕雖十日易新衣未嘗無但念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爲子孫法

故朕常守

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頓首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諭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舉書曰監于

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嗣位者往往作聰明亂舊

章而卒致喪敗不救可爲鑒戒朕十有餘歲侍

太祖側親見作

祖訓屢更改易而後成書是時秦晉周世子皆在
太祖閒暇即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
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為天子為藩王
能世皆遵守豈有不福祿永遠者朕竊不忘今已
命司禮監刊印將賜諸子及弟姪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即
太祖之心也
宣德元年五月
上聽政罷御左順門語侍臣曰朕祗奉

成憲所以諸司事有擬議而已然犯者必命法司詳議

皇曾祖肇建國家

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詳備況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致敗亡往事多有可鑑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猶存此誠確論

皇儲貳第十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劉基陪安於

太祖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以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
以太子為之
太祖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
是從將欲望治譬猶登高岡而卻步渡長江而回楫
豈能達哉元氏事不師古設官不任賢惟其類是與
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眾豈可取法且吾子年
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
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效
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

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兼其職
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示
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致
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

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嘗為久遠慮然是以宰署長於
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不別設
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
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

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
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
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
我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
武備盖繼世之君生長宮壼泥於安逸富
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

洪武元年七月

太祖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
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

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太祖曰古者不備其官以保攝之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蓋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

江充之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無
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
患也

洪武　年十一月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
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
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
上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日

洪武七年春正月
太祖召太子官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　對曰豈非商

彝周鼎乎

太祖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汝今有彝鼎當知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週誠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玩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途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可以副朕所望

洪武十二年春三月

太祖御華盖殿皇太子侍
太祖問曰比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太祖曰看書亦知古人爲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
天愛民爲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
下繫于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盖善天
必鑒之不善天必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
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
永樂元年九月
太宗御奉天門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

子者為書以授長子且曰昔堯試舜自愼徽五典至
納于大麓歷試諸難乃命以位舜生長民間躬親稼
穡艱尚試之如此朕今令長子守北京親庶務雖吏
來奏牘皆躬閱之以知為臣之難他日庶可為人君
也朕少時嘗居鳳陽民間細事無不究知後受
命鎮北方經絕塞冒霜雪與士卒同甘苦其他所未經歷
者則博考於載籍一有所覽昔人言行可自警省者讀之不
能釋手讀書所以有益於人然人資禀有强弱泛而
不切亦未有益故欲令爾等輯此教之先定其尺度

權衡使中有所主也

永樂五年七月

太宗命大學士楊榮等輔導皇長孫賜勑曰朕惟令德所

成本乎天賦養正之學實弘聖功故有聰明純一之

資必有詩書禮樂之教所以充其德性而廣其器識

也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

度年未一紀體具沈容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道之

篤夙夜孜孜詠誦其言心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

能裁決得中斯實

宗社之靈
上天錫慶篤生異質以福佑天下而基命於無窮然宏材
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
皆慎簡德藝職輔東宮 東宮之子必資燕翼宜協心
同志輔導于成推廣仁義道德之源開陳二帝三王
之治與
太祖高皇帝之大經大法凡創業守成之難生民稼穡之
事朝夕講論以涵養本源恢弘智量充其盛大之器
以爲

宗社生民之福國家右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窮之聞欽哉

永樂七年二月

太宗出一書示翰林學士胡廣等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雖生知之聖亦資學問由唐虞至宋其間聖賢明訓具著經傳然簡帙浩繁未易遽領其要帝王之學但得其要篤信而力行之足以為治皇太子天下之本於今當進學之時朕欲使知其要庶幾將來太平之望秦漢以下教太子者多以黄老申韓刑名術數皆

非正道朕間因閒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於脩身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有未善更爲朕言廣等徧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實與典謨訓誥並傳萬世請刊印以賜

太宗曰然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

永樂十一年三月親征瓦剌時

皇太孫侍行

太宗謂學士楊榮曰朕長孫聰明英鋭勇智過人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

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閒爾等即以經史講說朕
知古今成敗得失之迹可以鑒戒也朕每遇駐營伺
閒進講
皇太孫甚嘉重之
永樂十二年五月駐蹕楊林
太宗閱武之暇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且曰前代
帝王多有生於深宮狃於富貴安逸不通古今不識
民艱於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亡者朕常以之
爲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下之

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
歷多自然心有所發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
差矣如此非但不負
祖宗之付托亦有福澤被及下人矣勉之勉之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
文廟召吏部翰林院官令舉老成正大儒者侍
皇太孫講讀明日東宮殿下特召尚書蹇義學士楊士
奇問已得人否義對曰臣兩人共舉禮部侍郎儀智
然衆鮮知之議尚未決

殿下曰往者吾舉李繼鼎大謬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
覺老矣士奇對曰雖頗老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守
正精神不衰目前廷臣中老成正大未見其比是日
午
上顧問東宮曰太孫處侍講已得人否對曰已舉禮部侍
郎儀智然議尚未決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
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宜
免賀朕從之遂召禮部給事諸臣諭曰儀智甚好朕

知之令侍太孫講讀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
太宗以璽書諭皇太子令翰林儒臣黃淮楊士奇等採古
名臣直言如張良對漢高鄧禹對光武諸葛武侯對
昭烈及董賈劉向谷永陸贄奏疏之類彙類以便觀
覽至是書成以進
太宗覽而嘉之賜名歷代名臣奏議因謂侍臣曰致治之
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
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

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爲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賜皇太子

皇太孫及大臣

永樂十七年八月勅皇太孫曰爾年已長正宜讀書明理以成大器自古帝王莫不以讀書明理爲本未有不讀書明理而能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爾究勤學

問他日用之不窮

宗社得以永安天下皆蒙福澤爾勉之哉

洪熙元年二月

上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東宮開講筵蓋欲皇太子日聞
正道養成德性講官當以六經進說其前史所載非
聖賢之道無益於治者勿言
英廟初即位學士楊士奇上章請去年十月
宣宗皇帝諭臣士奇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
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
望
皇上留心不幸
天行上賓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伏望山陵畢日早開

經筵以進聖學

太皇太后嘉納遂諭[illegible]等進選講臣擧陛爲少師同知

經筵事